



孟子約解 上孟一

支

□ 12  
2193  
1





信仁  
2193  
-3

仙臺大槻清崇士廣著

# 孟子約解

嘉永辛亥秋

寧靜閣



孟子約解序



或聞余有約解之著。來謂余曰。子朱子集羣儒之大成。窮畢生之精力。作論語孟子集註。自言增減一字不得。則後之學者。將恪守遵奉之不暇。而子乃於孟子。別有所注釋。豈亦徇末疏家。



之所爲耶。抑過不自量而敢作一家之言耶。余曰。唯唯否否。吾則有不得已者耳。余平生好讀七篇。唯取正文。反覆熟誦。而坐卧行住。未嘗不置乎胸中。每有所心會。自覺有細字注腳。迸出于正文之上。輒援筆一一寫上。

雖中夜必起。而點燭從事。不敢遺失也。然後反求諸家之說。以徵之。有合者。則取以附焉。其不合者。閒或辨駁及之。是余之所以不得已於約解之作者矣。余未必謂能得大賢之旨。而視之夫末。疏家拘拘瑣末者。顧不亦



優乎而又何不自量之爲病哉。朱子嘗有言曰：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又曰：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卻將

注腳看，方有益。然則余之所爲庶乎不失朱子讀書之旨矣。若夫其說之於集註有異同，則又非有所強求而苟爲也。逐章逐句，依傍推尋，勢不得不然耳。子姑不問其異同，惟余之苦心是求，則於文義句脈之間，儘有所



發明矣。豈敢曰盡義理精微云乎哉。

天保九年龍集戊戌秋七月

後學大槻清崇識

*孟子約解例言*

孟子約解例言

一七篇分上下為十四篇。蓋出於趙氏之妄斷。非作者本意。今謹削章句上下等字。改題曰梁惠王篇第一。公孫丑篇第二。滕文公篇第三。下孟四篇。此庶幾不失孟氏之舊焉。

一從來以前三篇為上孟。以後四篇為下孟。是雖未必出乎作者意。然以文體論之。自不得不然。蓋前三篇記其出處。記其學問。記其事業。編次齊整。章相承。而孟子一生履歷。約畧見於此。後四篇則或論君臣父子。或辨古今聖賢。或說性命道德。雜



以格言要語。議論各異。體裁非一。是上孟下孟之辨也。可以見非後人之妄矣。

一余解有專釋文法。而義理自融者。有嵌插數字。而神理自發者。或述新義。或辨舊說。至其說之係考證者。特錄之章後。以廣本解之所不盡矣。雖如義例不一。亦各有其要焉。歸於證明正文之本旨也耳。

一斯書既名曰約解。故雖本古人之說者。亦皆混合融會而出之。不必記某解據某說也。夫得魚忘筌。何更學獺祭魚哉。

一上孟脫稿。既在十餘年前。當時少壯輕銳之氣未除。是以其所解。頗有失於快利者。然非此不足以發揮蘊奧。而一新末學心目。故今不復訂正。以存其舊。老儒宿學。幸勿咎其狂妄焉。

一古人有白首治一經者。余於他經。非無見解。自謂不如得於七篇之多。今先校刻上孟三篇。以問世。大雅君子。舍其不及。而取可采者。則下孟四篇。將繼而請教焉。若以僭越之罪見議。則余亦不能得而辭云。

嘉永四年辛亥春二月

大槻崇識時年五十一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層一萬取  
 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  
 不饜。層一利之必有一脚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一脚說曰仁義之未嘗不利。○以上  
 畧其實。仁字義字。留以待三章。五章問答耳。詳見各章。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仁義字利字。鄭重之至。

謹按此章仁義字特提其名號耳。未及說其施行  
 之法。何況側隱羞惡許多精微之論乎。故趙注曰  
 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今徵  
 之本經。告子篇宋慳將之楚。章云先生之志則大  
 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此號字即趙注名字。○萬乘  
 之國。趙注朱注皆以為天子畿內出車萬乘之國。  
 今按此萬乘之國。緊承上文國危矣。國字來。即指  
 當時齊梁一輩大國。千乘之國。則其次國。皆謂諸

侯之國也。蓋本經中所稱萬乘。皆指諸侯。無一涉  
 天子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指燕與齊也。當  
 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指齊也。不受於萬乘之  
 君。指當時大國也。又韓非子愛臣云。千乘之君。無  
 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  
 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  
 傾其國。是他書可徵者。

孟子見梁惠王。是係再見。蓋正寢禮畢。延而往。園王立於沼上。其勝  
 顧鴻鴈麋鹿。其樂可想曰。賢者亦樂此乎。得色如見。○其  
 樂此。而我得獨專之。是夸。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  
 使一驚。然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園池游樂之間。忽  
 發此正大議論。想見王之急。詩云。為證。經始靈臺。經  
 之營之。方興庶民攻之。既足不日成之。又助經始勿



亟不刻期庶民子來孰能王在靈囿功就麇鹿攸伏伏馴

不麇鹿濯濯鳥獸各王在靈沼既而於叔

魚躍魚鼈亦得其所當不比之王之移蹕於叔

為沼宜乎苦而民歡樂之惟此謂其臺曰靈臺謂其

沼曰靈沼既加以樂其有麇鹿魚鼈又就樂其中所

為然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而後樂此賢者湯

誓曰更端時日害喪害與盡通予及汝偕亡與其苦

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用反結

者雖有此不樂也句未知王之驚疑果能釋然乎否

謹按不日詩中有三義終風且曠不日有曠不旋

引不日成之不多日也嚴華谷云今人以不久為不日是也如趙注不設期日之說與下句經始勿為亟語意全複斷不可從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二句領三字何

乃爾許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既盡移其粟於河內

更盡河東凶亦然耳此亦皆盡心察鄰國之政一轉

人之於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隨手改盡心字○用鄰

國之民不加少既不消耗又不寡人之民不加多既不

繁行又不歸何也憤憤悶悶○口如發於惻隱之

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王之好戰不料填然

鼓之旗鼓兵及既接一戰棄甲曳兵而走醜態或百



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均是醜態以五十步笑百步。

則何如。曰不可。明明直不百步耳。了是亦走也。明明了夫

惠王敗於齊。喪地於秦。辱於楚。百敗之餘。忽以此明

軍之喻。見問及宜有所怛怛。而醜然不省。反以明明

了了之語。答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之是最好笑。一語直切。使王不復得開口。蓋以富國為念。則不

雖有所利。亦不過民數多少之間。故曰何必曰利。不

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一層。蓋前日所發。今日

為王和。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一層。斧斤以

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一層。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一層。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結而未收。

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又用疊句。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一層。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一層。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

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一層。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一層。七十者衣帛食肉。黎

民不饑不寒。一層。然而王者未之有也。一層。以上兩

段文字。前段用五也字。後段用四矣字。末又用一也

字。收布置歷落。一層。高。一層。譬猶九重之臺。可歷階

而升者。文之奇巧。一至于此。蓋推我側隱之心。以

施之於民。則民各盡其不遺親之仁。而國未嘗不富

也。故曰亦有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忽說入王身。塗

有餓莩而不知發。一不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補寫

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隨手引喻。夫盡心之實。



果惡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豈惟多於鄰國而已哉○未語婉切

謹按五畝之宅與百畝之田對看則一處五畝何

容異議若為二畝半在田則百畝之田亦將為五

十畝在邑耶必無此理今詳錄黃葵峯之說以正

舊說治襲之謬曰公田廬舍之說起於班固而諸

儒遂以在邑在野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

說然公田之中若去二十畝但存八十畝則制祿

之時又當割別井之田以足百畝之數不便蓋一夫

王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居民亦殊不便蓋一夫

無出鄉食力之小人也就田斯可以治農業而後

野則雖近郊之地住近國中猶以搬運為煩不欲

輕動而况遠郊之外必使遠棄田疇徙居國邑人

誰樂之先王之立此法果何義耶且孟子言五畝

之宅未嘗以為廬舍也廬舍之名見於詩小雅信

南山篇有曰中田有廬廬場有瓜鄭玄箋曰中田

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此

乃八家各於田中小作茅舍以為息勞守畝之所

疆場種瓜則於暑天止渴耳初非下占公田二畝半

而正居其中殊無與於五畝之宅也五畝之宅必

是平原可居之地另以五畝為一處不占公田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緊承孟子對曰殺人以梃

句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宜以刃句與政有以

異乎曰無以異也宜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是此率獸而食人也是斷○據滕文公

明儀之言當是之時孟子引以志於獸相食且人惡

仁之務方急不復暇舉其姓名也之抑轉揚為民父母行政再轉揚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三

抑而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四轉揚仲尼曰始作俑者



注一旬○象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然則發廩救民今日之急務所謂興一利不若除一害者。

謹按與刃以刃也蓋蒙上文畧一以字也論語多此例言性與天道言性與言天道也弑父與君弑君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收○二

世之及寡人之身。自己轉說入。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天下至強之國。今寡人

恥之。不知將何願。願此死者一洒之。苟死且不洒此恥

如之何則可。念紛如發於羞惡之心。而其強兵為念

則其有所害。豈惟兵力強弱。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

可以王。敢問何法。王如施仁政於民。一句是綱。○以

義字蓋前日所未發。省刑罰。薄稅歛。其目是深耕易

耨。貼薄稅。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罰省刑入以

事其父兄。孝悌字。出以事其長上。忠信字。可使制挺

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夫義鋒之所向。甲兵亦不

受辱之恥哉。○蓋推我羞惡之心。以施之於民。則民

各盡其不後君之義。而兵未嘗不強也。故曰亦有義

而已。彼緊承秦。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二十五。彼陷溺其民。是斷

王往而征之。罪其陷溺之。夫誰與王敵。不啻前徒。故

曰仁者無敵。自古既。王請勿疑。百里可王之法。



謹按願此死者一洒之注此猶為也不知何所據  
竊謂此即比及之此言願及此身之死者而一洒  
之也徵之本經公孫且篇孟子自齊葬於魯章且  
比化者趙注比親體之變化是也又喪服小記云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喪服四制云比終茲三節  
者荀子解蔽云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晏子諫上  
云比比死者勉為樂  
乎比比者字例可見

孟子見梁襄王惠王出語人蓋襄王為人庸劣暗昧

子雖下以比喻的切之說答之要是馬耳東風其茫乎  
不墮肚裏者可知矣故作作者故變從前叙法不為王  
前問答之語而為曰望之不似人君無儀可就之而  
出語人之言也

不見所畏焉無威可畏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問得泛

自家欲置吾對曰定于一之勢然孰能一之對曰不嗜

身於何地殺人之者能一之之必然孰能與之從違何如對曰天

下莫不與也一語早已籠罩了襄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

早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淳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此段寫出勢今夫天下之人牧未

有不嗜殺人者也如在眼前襄王固在予不算如有不嗜殺人者何

有之鄉自應有其人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如大早之

耳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又引一喻前

誰能禦之此段說出必然之理○自篇首至此凡六

三章說仁字第四章是其附錄第五章說義字此章

無附錄因以襄王章係之以成三章一樣體裁是蓋

作者之意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二句問得從



之開口說利也。○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是宣王之志也。然大欲踰分，有未易顯言於大賢之前者，故遠問齊桓。晉又之事，以試其意也。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答語亦折，不似對梁惠之聲喝破。無以則王乎？答了更進一步，說王道亦能知涇渭矣。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亦能知涇渭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民二字是全章大綱，下文無一字不湊宿于此二字。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意謂齊桓晉文，我或庶幾之，如保民而王，豈所敢企哉。此故問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蓋釁鍾之禮，必用牛，不得以羊易之。特齊王一急，于務未暇計較耳。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蓋胡龔一話，孟子早已橫在胸中，今日恰好問及，忽得有之二字，故急急應之，以是心足以王之言，又隨口設百姓以為愛王之權辭，以打動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真箇虫虫之氓，不忍之心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耳。○是直啞百姓蒙昧之辭，注添所譏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百姓二字，解恐失本文語氣。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百姓之也。夫子之言，實獲吾心。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先之以小易大，其跡顯然。彼惡知之，心內之事。王若隱其無罪。

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蓋釁鍾之禮，必用牛，不得以羊易之。特齊王一急，于務未暇計較耳。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蓋胡龔一話，孟子早已橫在胸中，今日恰好問及，忽得有之二字，故急急應之，以是心足以王之言，又隨口設百姓以為愛王之權辭，以打動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真箇虫虫之氓，不忍之心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耳。○是直啞百姓蒙昧之辭，注添所譏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百姓二字，解恐失本文語氣。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百姓之也。夫子之言，實獲吾心。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先之以小易大，其跡顯然。彼惡知之，心內之事。王若隱其無罪。



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

均是無罪之獸耳

王笑曰是誠何

心哉我非愛其財

其心○財與材通言有用之材若以為牛羊之價則卑甚而易

之以羊也

其迹○夫跡與心相背也宜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

王之於百姓何其前太倨而後太恭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

見牛未見羊也

一語解得王之簡易明白君子之於禽獸也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

庖厨也

又推開一步說君子平生用心蓋所以王說申明王今日所為自能合於仁術也

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引詩允當

誦三百矣究竟不似夫我乃行之

以羊易之友而求之

何不得吾心

非愛其材夫子言之見牛未於我心有戚戚

焉

所以悅而引詩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方纔問及是

言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

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先舉萬萬無之

曰否誰能肯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夫恩足及一牛是舉百鈞與察秋毫也而功之不至百姓

不舉一羽與不見輿薪也然而王之然則一羽之不

舉非無力也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為不用恩焉

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

之形何以異

敢問其形曰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天下



事○太山北海皆齊境內之地語人曰我不能是誠

不能也形不能者之為長者折枝是人家常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形不為者之故王之不王非

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王之可能王而不敢為老吾老身先盡以及人之老

者得此一喻益明白矣幼吾幼身先行以及人之幼使其亦得

焉老其老焉天下可運於掌何難之有○自此以下教王以推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引文王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然則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故推

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推不推之間其

此古之人暗指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

而已矣夫妻子兄弟以至子家子邦其御之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則倒行逆

者夫果無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

為甚王請度之王果能以其本然權度稱之則仁民

以明知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

心與不然何其失輕重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

吾所大欲也蓋大欲二字是王之病痛根源前是孟

蔽之也不破此蔽本心竟不可開所曰王之所大欲

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



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蓋孟子明知王之大欲不在此數者且借此以迫出下文辟土地一

段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王之大欲必以不出于此以若所為興甲兵三事求若所欲辟土地三事猶緣木而求魚也決無可得之理矣王曰若是其甚與驚異之問曰殆有甚焉恐嚇之答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徒自勞耳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語警動恐嚇非此不足以破他大欲之蔽也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

人勝鄒小敵楚大明矣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是理勢之必然耳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其强大且眾可知矣齊集有其一僅有九分之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其不能勝以至于一敗必矣蓋與所謂有後災者豈不信乎蓋與通下文既作蓋亦反其本矣王果能反其不忍殺一不待他徵也今王發政施仁既能反其本心則其弱皆所不計而推以及於政事自不自得之者矣難矣故特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欲字耕者以此告之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欲字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欲字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欲字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欲字天下之欲此欲字衍文蓋因上下有欲字而誤也或解疾字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欲為困苦竟不免牽強



五其若是孰能禦之

夫合此五欲以成王之一大欲則所得亦多矣又何苦而與甲

兵危士臣之為哉孰能禦之句遙與莫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夫不曰力行而曰嘗試猶是猶豫之語然

王之言至此亦可見孟子誘導之善

矣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以其嘗學問若

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凡民則皆然苟無恒心放辟邪侈

無不為已亦勢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為之君者未嘗加教養於平日而及其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所以不可不是故明君制民之

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其一歲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儲蓄然後驅而之善有暇

日可以治故民之從之也輕不甚費力○是所謂民

禮義也有恒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

奚暇治禮義哉是所謂民無恒王欲行之則盍反其

本矣既能反其本心則民產可以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是所謂老吾老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此段說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此段說教法

○是所謂幼



吾幼以及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果能行此四者則王之欲不求而自得矣前所謂保民而王者王又何憚而不自為之乎○蓋孟子說梁惠以仁義而齊宣則說以王道其實非有二也自其固有之於性則謂之仁義自其推行之於天下則謂之王道但梁惠之問以利為名故以仁義易之齊宣則問以道但梁惠之問以進之各有所當也

謹按及其本矣章內兩見注並云說見下文然如發政施仁及制民之產皆此心之所推及不得直指為本况前後有兩本乎蓋此章孟子之所以與齊王反覆問難者究竟欲王之自反其不忍之本心也而王終不能然故此語自孟子發之以警齊王則明儒反不忍之本心之說確不可易是在此章緊要字面學者不可不詳也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

對也曰好樂何如。果無損益於政治乎否孟子曰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不唯有益無損若能推廣之以盡其量則王於天下亦可庶幾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蓋孟子之以此達於王而暴不能然也故他日自舉以問之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

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此言何可使聞於夫子乎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好之未甚耳而又何以慚之為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宜然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

與眾。宜然臣請為王言樂。王既能明於此則臣將詳言好樂之得失今王鼓

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段陰閉秋殺之筆。千載之下。猶使人疾首蹙頰焉。今王田獵於此。蓋田獵亦有樂之音。有舞之容。猶是類也。故推拓以及之耳。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與好鼓樂。此一因弊。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樂好之不甚。其失乃至于此。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段陽開春生之筆。千載之下。猶使人欣欣然有喜色焉。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

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與好鼓樂。此一快樂。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好樂之甚。其得乃至于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以此也。  
謹按。與民同樂之樂。本注並音洛。但與百姓同樂之樂。無音而注云好樂。而能與百姓同樂。則讀如字。明明無疑也。愚竊謂上文同樂之樂。亦當並讀如字。蓋此章孟子本意。論究好樂之甚。不甚耳。所謂不與民同樂者。好樂之不甚也。與民同樂者。好樂之甚也。其與民同樂云者。何也。上有鐘鼓之聲。管籥之音。則下有金石和之。歌擊壤之節。民之樂也。何必金石和之。歌擊壤之節。而後始為與民同樂耶。本注好樂而與百姓同樂之意。蓋亦如此。則三同樂字。解為歸一。庶幾補朱子所不及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蓋此時齊人之大者。故宣王發此問歟。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謂之傳。則其說之真偽。不必究也。



曰若是其大乎。故為驚異之辭其實欲藉以為自解之地耳。曰民猶以為

小也。未嘗覺其為大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比之文王民亦既小矣。

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亦非不芻蕘

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不教禁採樵宜羅於其中而與民同之者

此如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不敢遽入。問國之大

禁。既知其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

不唯不許百姓出入其中。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爾時所則是

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是雖名曰圃其實為坎阱民於死地耳。

以為大不亦宜乎。王亦何不法文王而與民同之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蓋宣王此問頗有息爭求寧之意。豈孟子前日

有後災之言。有以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

小。未嘗忽其不恭而加伐也。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引二聖王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未嘗因其侵陵而廢禮也。故大王事獯鬻。

句踐事吳。引二賢君。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任自然勢

故曰。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守理勢之自樂天者保

天下。其氣象足以保天下矣。畏天者保其國。其規模足以保一國矣。詩云。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單證畏天者保其國。王曰。大哉

言矣。問交隣之道而得仁智之說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所以不能

能。其意猶謂仁智吾不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好勇無

患。其不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敵一人者也。王之勇得無類此乎。王請大之。臣則欲其大勇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引詩證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其勇之大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天既

兆之民則必就中擇一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上

人使其職君師二事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

方之民也注寵異之於四方也恐不成文理四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我既繼前王受君

有罪無罪皆我之分也天下何一人衡行於天下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其勇之大亦何如耶今王亦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誠能效文武之所為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又好何

病乎為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蓋宣王先延孟子於王曰賢

者亦有此樂乎。蓋梁惠賢者亦樂此乎全是誇詭之

不必夸孟子對曰有。園囿宮館之設雖人不得則非

言也孟子對曰有。園囿宮館之設雖人不得則非

其上矣則因以誅其上也。志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固非好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是徇一身

其牧民之職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

民亦憂其憂。體可以見君民矣樂以天下。不恬然憂以

天下。不徒然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已完以下一段問答



言以實之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夫景公晏子皆齊先世之君臣，孟子引以告伯厚云：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十二年巡狩者，巡所守也。天子大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六年述職者，述所職也。是諸侯無非事者，一上起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天子諸侯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止此語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先王之觀，今也不然。不復若先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也。

者不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此則今時之弊也。○他諸侯皆倣反為其憂也，非謂附庸之君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游蕩不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留戀不返，從獸無厭，謂之荒。馳騁廢時，樂酒無厭，謂之亡。○鄭重釋流連荒亡，四字所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警景公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君苟欲比先王之觀，宜舍今景公說，於是觀於轉附時之弊而行先王之法耳。景公說，於是觀於轉附復大戒於國，出舍於郊。蓋示不敢寧居之意。於是始興發，補不足。蓋此時正當春耕，故景公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創製新樂，以志一時之盛。○自昔者至于此，孟子蓋舉古傳記之文，而不改一字，特



添蓋以下數語以成一篇之蓋徵招角招是也今日  
文故文體與他諸章較異耳所傳  
即當年其詩曰畜君何尤只舉其畜君者好君也  
所作中一句  
釋發補不足之新政美事乎否亦有一

謹按夏諺曰本注管到為諸侯度蓋以賀協也然  
與下為諸侯憂對看則一游以下自當為晏子之  
語也論語微子篇文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論丈人之言止此植其杖而芸是記者之辭  
而芸字與丈人語中勤字  
分字協蓋與此同句法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王之所問  
問毀之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孟子答得何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早  
亦毀可以見孟子誘導之善矣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

也急急引下文王接明堂○蓋明堂即是周家所建之  
明堂故下文又歷引周家以明其自來也今日

宣王果能行周家之政則久廢之耕者九一其取於

明堂亦可以一且舉而興之矣不為暴澤梁無禁

仕者世祿其報於關市譏而不征不為暴澤梁無禁

○不爭利於民矣罪人不孥○其惡於惡短矣老而無妻

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

提筆歷叙鰥寡孤獨是案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是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此段直接王詩云哿矣富人

是哀此執獨為主○又引詩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

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

者公劉好貨又急急引公詩云乃積乃倉二句乃褒



餼糧于橐于囊。二句一件。○思戢用光。上引承弓矢

斯張。一句干戈戚揚。一句四件。○爰方啓行。見公劉

好貨。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

啓行。不然則思安集人民以先王如好貨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

王好色。愛厥妃。又急急引大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來字。走字。率字。至字。疊疊

與姜女。聿來昏宇。流離顛沛中亦必與姜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詩意只見大王好色未說到與

寫此二句直把量度之言為當時王如好色與百姓

實事非此不足以警發宣王也

同之於王何有。此章前王政一段所謂法語之言也

而王亦從且說矣然而終不能改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姑代

處其友則王曰棄之亦與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士與

將如之何王曰。已之。亦當罷去曰。

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只是冷諷不王顧左右而

言他。若王真所謂不曰如之何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故國者固在喬木然所以為王無親臣



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其用臣之輕如此，所以無親臣也。○夫不

唯無世臣，乃無親臣。又安成其為故國哉？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苟能識其不才，則庶幾使其所進不至亡去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宜於

之始，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夫尊者戚者，

審一審，將使卑疏戚而亂朝廷之體統，且左右皆曰賢，未可

有不得已者矣，所以不可不慎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恐其或涉國人也，請屬也。

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恐其或私也。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所謂如此，不得

右皆曰：不可，勿聽。恐其或排擠也。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恐其或出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

去之，其退人亦當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恐其或

私怨也。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恐其或有國人皆曰：可

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不但退人亦當如此。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謂之傳，則其所稱，亦世俗之說耳。曰：臣弑其君，可乎？宣王究竟

說之見也。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答

稟然，所以深警後世人君也。孟子又嘗論伊尹放太

甲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寡也。所以深

警人臣也。嗚乎！微此二語，亂臣賊子，殆接踵

於後世矣。孟子之言，可謂史筆肅斧之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先引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喜其能稱都

匠人劉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不得其奉職無

也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夫賢者所學之大猶

也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其欲屈大道以

與喜工師而怒匠今有璞玉於此一喻雖萬鎰必購

人之為不相類乎不肯自學製焉而必付至於治

國家宜不止若愛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

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其玉人不從教而玉終不以此

二者自

謹按教是指教之教或讀作平聲非是周大璋辨

為而不參以己意教則以人從我

齊人伐燕勝之蓋戰勝而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

以為利不或謂寡人取之以為機不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勢均五旬而舉之乃未二閱人力不至於

此必是天不取必有天殃天意不取之何如孟子對

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

是也夫天視聽自我民視聽則宜觀人心之向背以

決天心之從違况取之與不取古之人皆有行

而難知者孟子乃舉人心之顯而可據者以告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敵民輒服之本無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乃能其食壺其豈有他哉。避水火也。亦

燕之虐政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假如

暴虐甚於燕則民又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王何能得而取之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蓋謀定而兵未興也。宣王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吾甚畏焉。何以待之。防禦之策孟子對

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二句是虛說

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一句先折其書曰。湯一征

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

怨。曰。奚為後我。先引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後

湯解。○此節說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

民。若時雨降。民大悅。先下書曰。徯我后。后来其蘇。後

證。○此節說湯既至之後。○所今燕虐其民。伯之暴

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王果能如湯之征葛。則燕若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苟

此則與誅君弔民者正。天下固畏齊之疆也。畏忌其

相反也。是豈所可為哉。天下固畏齊之疆也。畏忌其

窺覷者。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此則覺自我啓而後

是動天下之兵也。然則行仁政王速出令。可後矣。交

其旄倪。之旄倪。止其重器。止未遷謀於燕眾。擇其賢

者。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不然諸侯爭來攻



蓋孟子去齊之志實決於此役矣故此篇敘齊

之章止於此其說詳見公孫丑篇二十一章謹按後來其蘇在商書未然之詞左傳隱公六年引以為民

大悅之證則是現在之詞

曰惡之易也如火燎于原不可撲滅也而此引

鄒與魯閔大敗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其

多矣而民莫之死也嘗無有一人出誅之則不可勝

誅人衆而不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其罪

無以謝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

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是豈

束手坐視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嘗無

以告于君是上慢而殘下也視之有司死而莫曾子

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施報之理夫民

今而後得反之也得反其坐視不救君無尤焉自答

暇何能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未段遂畧

其君是孟子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以一小國介于事

齊乎事楚乎願得奉事一強國孟子對曰是謀非吾

所能及也文公之志畢竟在依他以僥倖且無已則

有一焉却此自鑿斯池也築斯城也既備矣具與

民守之其無事效死而民弗去其有事則是可為也



吾謀之所及，不過如是耳。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

將以漸逼於我也。

吾甚恐，恐其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

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古人為敵所逼而去。

遷他國，有如此者，但遷國本非易事，即賢如大王，亦不得已而遷耳。苟為善，後世子孫

必有王者矣。

周家已然之迹，歷然可徵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

非始望興，王之報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

天則付之，不可

如何耳。○被字緊承上，文天字非指齊而言也。

彊為善而已矣。但竭力於人事之當為者而已。

矣。

滕文公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

之何則可？

不知竭力以事之外，別有道之可免者乎。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

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知其所欲，果非皮幣犬馬珠玉之

類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

不致土地，其侵陵終不得免焉。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

害人，吾豈獨忍以土地之故，傷其民乎？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

之。莫謂我離此土，便無君以為憂也。去邠踰梁山，邑

于岐山之下居焉。其不得已而遷者，於是可見矣。邠人曰：仁人也，不

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此大王之賢，獨能如或曰：世守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是亦一道也。君請擇於斯



二者。若於竭力以事之外。求其可免者。宜自擇於斯。二者以定處分耳。抑孟子心所擬。則自在效死。

得一段也。讀者須於言外焉。

魯平公將出。一句包全章。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

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

語語冷甚。蓋平公為人仁柔不斷。一旦感樂正子之言。欲往見孟子。然而慮臧倉之必沮之。未始告其

實。臧倉意蓋不平。謂苟欲為此非例之舉。豈有不謀及我者耶。於是臨其出。故為不知者以詰之也。嬖人

情態可謂千古同揆矣。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

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語語熱甚。臧倉前後二語。一

公曰諾。當一聲大喝。曰。豎子何知。敢張皇乃爾。而茶

然畏縮曰諾。平公真平平哉。此段是寫出

內廷君臣問答情狀。樂正子。孟子弟子。而入見曰。君奚為不見

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或字妙。平公畏縮之甚。曰。孟子

之後。喪踰前喪。此是臧倉口頭之語。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

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

與。二語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此是臧倉意中之語。曰。非所

謂踰也。貧富不同也。二語簡明。而平公之答。不著一

一正直。一簡明。是善信人口角。此段是寫出外廷君臣問答情狀。樂正子見孟子。蓋

其館舍也。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

君。是以不果來也。其意猶謂。非其德。通之不曰行。或

使之。事之行。真真止。或尼之。事之止。真真中。有物。天



字不可把使尼字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  
 其不行之止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而事之止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之處豪爽高邁乃如此是賢人口角  
 此段是寫出客館師弟問答情狀  
 謹按本文行止以事之行止言不以人之行止言  
 也論語憲問篇子曰道之行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  
 廢也與命也廢即止也但論語以道之行廢言此章  
 行則以事之  
 行止言耳

門人 備前 井上親賢業  
 江都 加地宏大起 同校

孟子約解卷之一



